







龜山先生文集叙

南陵徐氏

李維館文庫



後學楚黃耿

楚辭撰

有宋中葉篤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為

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

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

閩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北面而神

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先生初謁

明萬曆刻 龜山先生集



伯子即悼異端曲學之弊拳拳以尊  
師振教爲言旣得伯子真傳兢兢步  
趨正升罔敢越軼其器固能載道而  
行也晚近學者守櫝遺珠指蹄爲兔  
斤斤膠常滯器固不足道即稱有聞  
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泝人譬  
之隙光燭火乍明乍滅亦何述焉百

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旣繁時所  
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  
不發不欲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爲  
口實此所以深於道也先生晚年一  
出與伯子爲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  
疑母乃正升不載條例意與歆窺濂  
洛真傳則籍具在潮陽林子令將樂



求先生全集得之官司理家藏因授  
剖劄蓋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脩嘉  
惠後學知所先矣

明萬曆十八年歲在庚寅冬日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卷之一

上書

卷之二

奏狀

卷之三

表

卷之四

劄子

卷之五

天合  
陳麟瑞  
書



經筵講義

卷之六

辨一

卷之七

辨二

卷之八

經解

卷之九

史論

卷之十

語錄一

卷之十一

語錄二

卷之十二

語錄三

卷之十三

語錄四

卷之十四

答問

卷之十五

皇山先生全集

皇山先生全集



策問

卷之十六

書一

卷之十七

書二

卷之十八

書三

卷之十九

書四

卷之二十

書五

卷之二十一

書六

卷之二十二

書七

卷之二十三

啓

卷之二十四

記

卷之二十五



序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題跋十四

卷之二十七

雜著十三

卷之二十八

哀辭祭文

卷之二十九

狀述

卷之三十

志銘二

卷之三十一

志銘二

卷之三十二

志銘三

卷之三十三

志銘四

卷之三十四

志銘五

卷之三十五



卷志銘六五

卷之三十一

卷志銘七四

卷之三十七

卷志銘表碣八

卷之三十八

卷志銘表碣八

卷之三十九

卷志銘表碣八

卷之四十

詩三

卷之四十一

詩四

卷之四十二

詩五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終



卷之四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

卷之四十一

卷之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上書

上淵聖皇帝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庚子年...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實諫垣仍侍經幄絲毫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國恐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瞻清光大馬之情不能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觀庶或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  
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  
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  
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  
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  
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  
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  
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

安  
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棄  
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  
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  
本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  
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  
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  
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  
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  
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  
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



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  
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又以師合之言為  
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  
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  
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  
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婉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  
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  
為婉所誣中宗不窮問命婉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  
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  
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

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  
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  
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或誕敷  
文德而稟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  
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  
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  
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  
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奄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  
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  
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十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



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授  
戈相碩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踈斥宦官親任朝  
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賍  
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  
口故近習用而朝士踈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  
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  
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  
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  
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  
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

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  
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  
宦臣之家覲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  
路之言頓異前日雖細民無知友朝廷有以召之也  
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歛  
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  
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  
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聽  
不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  
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



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  
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  
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  
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涓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  
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  
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  
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  
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忠道國之政事巡  
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擇人之

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  
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慕息則  
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  
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  
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  
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  
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姦贓狼籍無敢  
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  
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  
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



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賍之吏當寃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味氣充塞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損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

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要有不當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太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推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歛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為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朝廷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



米至真揚楚泗未嘗入教徒於文曆內為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僉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抄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淲沿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溢賣以充日食而敗舟凶卒處處有之轉為賊盜不可勝計其為害甚細也臣竊謂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為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者十幾五六蓋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



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楊起網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汙汙以清河兵邁行牽挽清河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土漏下濕非沈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場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舵師以船為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衆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

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令境內有錢清鹽場亭戶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觔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此亭戶所以多竄亡也饑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為羣被甲荷戈名裹送者不下數十



入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倖矣夫濱山窟谷有經季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抄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鹽抄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戶孰肯冒禁與鹽販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郡而已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

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為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臣在闕門



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為執政大臣治文書寬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臣濶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律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自張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其一

乞立統帥

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須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豺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



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臣聞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畏人也  
特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將孰有能法  
令執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律  
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為三路  
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  
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大河天  
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

矣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以  
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夫  
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命  
戮之况未嘗接戰而遯迹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之  
於經以為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  
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  
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  
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  
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為寒心今幸無



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急脚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虜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規國則勝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一乞責宰執不忠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刻革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以加此其視天下如棄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未之有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已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叙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况有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虜兵在境上貽陛



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遣之屈為城下之盟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謀為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遯矣獨陛下后妃皇子番居宮中其狗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為身謀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雖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詢求貞賢以居其任精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夢卜而至者惟陛下早圖

天下幸甚

一乞罷奄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一十餘季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各竭而費之私蔽虜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



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皇勉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監也

一乞謹彌令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比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墻壁而已而民不信今陛下即位之初一言臣下稟令四海觀聽

充不可不謹不空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狄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聖人之乘戒深矣臣願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幸甚

其二

疏上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此

臣昨蒙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陛下不加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縻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



伏闕以數萬計詬訾大臣發其隱隱無所不至蓋國  
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制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  
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  
之所棄天實討之方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  
際宰相尤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  
足勝其任也惟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三 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  
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急宜命將出  
師并乞召用神師中劉  
光世問以方畧可否

臣竊惟河朔為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

自周世宗迄于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艱

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舒目前之急則可以為

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

其人艘艦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

已者臣故曰以舒目前之急則可也河朔郡縣犬牙

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

邊面裂而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

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

至又非前日之比長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遠之計

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



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  
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為大  
過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  
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朝  
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  
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為也臣本書生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神師中劉光  
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陛下召  
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  
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季之好猶不能

保寧能保此強虜乎然朝廷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  
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是時  
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  
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  
以為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效失此不為則後  
將噬臍矣惟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其四 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百  
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新臣要功為國生事與  
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辭辱



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太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輕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缺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夷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失師以直為狀是舉直在我矣三鎮



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算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情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

未有不以為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契丹劇賊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為援逗遛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取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卧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偏裨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辜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



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

書速正姚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遊東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奉聽之

其七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季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



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為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季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耳此謹

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克勤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黼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然以愛為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



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釋古  
云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  
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  
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  
不甚哉臣伏望聖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  
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  
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奏狀

辭免通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  
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勅命未敢祇受已  
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觀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



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况臣備員勸講義豈敢  
默輒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 聖慈特降 睿  
旨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  
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為職宜得剛明之  
才以充其選願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 聖慈追還  
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勲德之後蔚有典刑篤  
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凜然有古諍臣之  
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  
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 聖旨學官等茲罷臣自罷  
權祭酒切念臣還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  
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眷知  
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願雖糜捐無以報稱  
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愆無



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天度包荒未加竄殛  
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  
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  
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高  
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耗兩  
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  
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  
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

前奏施行

其三 十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  
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  
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  
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天聽陛下  
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陛下迫於公議  
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  
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棄遷或宮觀任便居住奉 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 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棄遷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 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 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 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健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 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 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 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sub>外</sub>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sub>天</sub>聽伏念臣奉<sub>逾</sub>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sub>睿</sub>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為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sub>聖</sub>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sub>聖</sub>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

詔不允者<sub>睿</sub>恩誤被<sub>部</sub>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為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sub>聖</sub>慈察臣誠懇特降<sub>睿</sub>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sub>聖</sub>旨除



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  
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 睿慈曲垂矜  
憫未即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  
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 陛下追  
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 十七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  
詔不允者祇奉 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  
自 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躡等而授者臣雖蒙除  
給事中郎亦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 陛

下特降 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  
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 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  
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  
惟延閣之命尤為華選 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  
朝廷脩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  
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  
陛下特降 睿旨追還成命以寔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 七月二十一日申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  
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  
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  
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  
伏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今義當入覲  
况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  
未得伏望 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軺  
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

在

某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  
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主上即位復蒙 睿旨召赴行在某為舊疾  
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  
聞辭免不取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楚泗  
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某犬  
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  
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施行

辭免工部侍郎

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  
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  
任職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  
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  
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乞宮祠其一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實貳卿之列願雖糜  
猶不足報稱重念臣行李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

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 聖慈矜  
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  
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  
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鑿與北狩臣以老病  
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 陛下嗣

位特蒙矜貸召實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縻捐未足  
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  
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痺心志耗昏兩脛



痺癢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  
祿使垂盡之季不至失所

其三 兼辭免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  
方欲再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  
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  
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  
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  
住今已逾三季精神昏耗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

敢貪冒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追

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擢實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  
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  
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  
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



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末誤蒙 睿恩擢侍  
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  
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  
濟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扇招人言自貽悔  
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  
以食貧指衆仰祿為生未能引季辭任冒寵僥求負  
罪多矣恭惟 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處察臣  
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  
季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  
學士之職 朝廷清選如臣哀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

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實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  
聞 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 陛下睿  
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季方時艱難而  
蕭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覩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本官致仕以安愚分。或慮以歸。無所容。許力。子。曾。代。虔。守。薦。楊。孝。本。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算。尚。以。入。而不。祥。之。實。蔽。賢。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為。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襤。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或。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命。以。稱。朝廷。尊。德。勵。善。之。實。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二

十一

七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表

謝除通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荐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為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策以凶羊奚殊博塞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受三世偶以桑榆之勉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嚙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



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  
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  
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獎惟虞夏之書具  
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 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  
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  
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  
患無其時有違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况值離明之  
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實在七

人之列是為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  
聳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願天下之  
事惟諱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  
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  
勵前修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  
忠庶勉全於勉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  
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



謝伏念臣賦材謏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  
 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  
 筋骸痺弱疑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  
 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惓誠未回 天聽此蓋  
 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  
 瓦甃之賤致茲庸陋未之業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  
 伏櫪而救惟之賜終冀於以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其寵尤在牢辭尚叨延閣  
 之華仍竊直祠之廩拊存感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

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  
 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眾又無以  
 揚已而取名願蒲柳之已衰友風波之足畏加之疾  
 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  
 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  
 私未令失祿暨丐還於祕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  
 於循墻猶忝榮於持橐尚非全度何以曲成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扇燭欲招徠於忠直  
 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  
 能而知止品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頽荐膺春渥臣謹



當祇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  
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賀皇帝即位

胡寇逆天痛二聖之播越民心戴后奉九廟之再  
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躬湯勇智憂勤  
孚於內外孝弟通乎神明踐寶位於艱難之中安神  
器於傾側之際臣叨塵法從昇效微勞願思高祖之  
好謀仍奮文皇之英武兩宮返國徐當責效於侯  
公醜虜成擒終見收功於李靖

賀復辟

元凶肆逆寰宇震驚妖氛廓清宸居復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膺圖御極經德體元信順式享天人協助  
雖有太幽之意難逃如市之歸大明既升輿情共慶  
總師入覲率多方并之壯猷遺澤在民行遂先王之復  
古

謝除工部侍郎

臣某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  
者賜環荐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綽遽膺敢辭難於就  
職甄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  
泥古素行貧賤付憂患之薰心備歷險艱見盛衰之



反掌豈圖遲暮獲預選掄荷二聖之深知當一時之大變擢繇學省寘在諫垣念當致命之秋何暇多言之恤乞身去國凝睇圍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塞已迫桑榆之景徒極殞傷賴神聖之有臨致邦家之再造春惟銷患無競得人招徠下及於衰殘奔赴莫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寬降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雖主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脩外攘之際專賴謀猷弗許牢辭曷勝重拜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憂勞圖治剛健繼明深懷播越之勤克篤孝恭之實凡側身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兩宮庶肅清於四海廣收羣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友在簡求之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橐奉身益盡論思之職枕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官官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毫無能為寢墮職業老不知止有醜面頰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



瀆愚衷已竭。天聽未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端  
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  
大度以并容。恥一夫而不獲。致茲庸妄。友未棄捐。荷  
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素檢之勉。景徒積兢。慙敢  
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脩。

###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  
榮過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適多艱  
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  
具耗。日懷丘首之念。亟啻曳尾之安。自今奇窮已絕。  
榮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糜。幾類支  
離而受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  
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遷。致  
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深。老馬已  
疲。終冀敝帷之賜。

###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  
質生光。誤膺華袞之褒。濫廁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  
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擢真經帷歷侍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  
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彊螿愚衷而上訴荷  
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  
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皇帝陛下  
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  
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致茲衰殘未捐棄敢不益堅  
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  
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季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  
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寤性姿凡陋輦頭兒  
且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  
蔣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真七人之  
列復玷貳卿之職無補毫分空糜餼廩寢以年齡晚  
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殘燬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  
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俞音下逮還伏田廬之陋處  
猶隸延閣之清名願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皇帝  
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  
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已  
疲亦獲蔽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



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代虔守作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  
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脩禮文  
之廣備表 聖日之光華願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  
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王陛稱觴算厠鸞  
鷺之侶馬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賀坤成節代作

言興帝業天開潤石之祥周兆王基詩詠生民之什  
斯人神之協應蔡夷夏以交欣恭惟 太皇太后坤  
德含洪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代終益裕於孫  
謀萬國承規普被閔睢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之  
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  
萬壽無疆願效崗陵之祝

貢物代作

分職任民不遺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纘前件  
經緯有常質文中理用參庭實愧非前列之寶龜庶  
廣至仁推作萬夫之衣被

賀收復代漕臣作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馬士鷹揚屈人於不戰羗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  
震驚四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為西夏之雄螳怒  
當前鷓鴣張弗茹秦成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茲  
舜德之誕敷始苗頑而來格連雲蔽野千里桑麻被  
髮遺黎一日冠帶此蓋 皇帝陛下淵泉溥溥聖武  
布昭莫敢不來繼湯祿之遺緒無思不服廣文考之  
休聲臣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徒向日  
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闕之質告成清廟俟聞天  
馬之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劄子

論時事

宣和七年三月

其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  
論被旨召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  
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  
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蕭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為  
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  
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  
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



以疎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為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覩揚示宣和六年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即不聲說只為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

皆為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為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為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為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為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為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為不可用則已如以為可用則存信尤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為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必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



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為盜賊不可不慮也

### 二茶法

推茶自唐未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推茶淨利均為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與販縣官坐收推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窞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推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

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安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冥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推法愈密是推之又推也邇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賽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為功苟冒恩賞今以歲課最高



為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陪費無慮十數千  
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推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  
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  
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為捕獲則妄引  
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  
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  
法無追呼之擾蠲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  
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 三鹽法

攤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  
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  
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攤者方神考大  
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  
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為鄰  
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  
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  
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數在入戶者或輸之如故而  
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  
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  
為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



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  
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  
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  
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  
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  
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  
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  
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追譴責亦不免敷派  
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宜酌  
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  
司督責必以舊額為責哀刻之吏務以應辦為功則  
所取無有限度其為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季酌  
中數為額祖宗以來自常有常法不可改也

#### 四轉般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為糴本使  
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  
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  
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  
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  
無可為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四 三百零四  
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地出  
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  
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  
事是也安可不為之慮哉欲復轉般宜遵舊制捐數  
百萬緡與為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為紛紛無益  
於國也

###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  
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紬絹每疋支錢一  
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時民間得錢

頗以為便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錢  
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  
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產絹縣分每疋不下  
二千三四百足錢而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  
未易辨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  
一秋成穀未上塲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  
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凶不可得  
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為表裡三司有餘粟  
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  
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為邦用之根本



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况又未必得也。若  
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  
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或  
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為民害、蓋州郡不依時  
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  
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為低昂、比之  
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浙絹兩  
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中官縱胥吏為姦、只與時  
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 六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  
矣。凡坑戶皆四方游手、未有資錢本而往者、全藉官  
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戶無  
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  
而入、有淺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  
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或民間私自貨  
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  
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  
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  
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



其直百錢又須白鑠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剝磨損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涪水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廩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費一二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季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今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灰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為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

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以錢為銅以輸官更舊為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為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算此為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至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虛認數目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矣



七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蓋相因而至  
居者困於調歛壯者疲於饋輓財力俱罄則流亡轉  
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  
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更番  
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  
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  
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敝吾民出倍稱之息以  
資黠虜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  
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狄人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  
去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  
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  
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恠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  
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  
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為弓箭手如陝西例  
蠲其租賦使習騎射或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  
無使增置不三五季可漸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  
枝率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譏察其出入自  
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為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  
數否竄知無姦細深處其中乎譏察之法不可廢也



戎狄豺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

處降虜於河南魏鄭公以為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不

二三年卒為亂如鄭公之議此其前事可監也

八盜賊置不三五季可漸出矣

聞楚泗有兵為東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漣水

之類皆與東州隣室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

警則維揚逼矣楊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

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為

之深慮也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

水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眾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

可歸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

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

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為計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

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

况餘人乎其竊謂立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

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

九擇將將帥猶難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

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

集禦戎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戎狄異矣今東北



之寇用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帥禦戎狄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久沉下僚未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材武不為人知者或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為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十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皆天子之爪牙不宜有間也近見駕前

有常入祗候者中服稍異又聞有御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為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為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為詳密不可增損也

論金人入寇其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之積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為者宜速為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



竦動觀聽庶或可為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虎藜藿為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必能過弘輩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為中外所矚召還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為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紛紛動搖人心無益於事也

其二

某切計虜人倏往倏來如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略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畧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為攻城之計俟其過則附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後均被海內人怨神



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宜有歸矣小人剝民希寵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應奉之舟已啣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去人誰信之欲去禍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必有為朝廷出力者宿姦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豈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忿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摧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

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論者必謂舍此朝廷必至於乏用某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為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以為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



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  
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為監者昔唐方用兵之時  
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夫為急故能有成功夫稽  
于衆舍已從人舜之為舜以此而已况其下者乎蓋  
天下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  
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  
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  
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愆然不  
以軍務為念哉益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  
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脩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搖人  
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  
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廬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  
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  
太宗寘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  
之事類不數季卒為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  
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為之當徐為  
之謀庶無後患也

乞宮觀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切近清光某雖至愚豈  
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

當作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四

卷之四



謁年逾七十且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  
耻僥求冀得宮祠之祿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  
慈察其誠懇特為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乘  
盡年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山先生集卷第四

山先生集卷第五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  
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  
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今也舜鷄鳴  
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為不善惟日不  
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



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  
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  
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  
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  
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犁老節

犁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  
於淫沉酒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  
罔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犁  
老泥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為朋淫酒肆虐故臣下化  
而相滅上下相比為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  
天而已夫淫酒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  
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曾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  
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  
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為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民  
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  
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



皇山先生全集 卷之五  
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  
後於祀，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淳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數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  
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  
淳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  
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諛諛日進而法家拂士  
衆所共嫉也。分而為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  
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為儀容辭令。以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  
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  
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為過矣。故記  
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  
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為甚。故巧  
言之詩，為傷於說而作也。蓋說人之言，常巧矣。故能  
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



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為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為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為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牆下蓄鷄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為人謀也若夫征伐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為己私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算之恤非為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洽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為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



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暮月守如抄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之牆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為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說以濟其姦私。竊橫歛而算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興。



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夫不足以成德矣。夫古之聖人，前旒蔽

明

非禮勿視，黠纒塞聰，非禮勿聽，行車則有和鸞之音，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中庸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純衣不巳。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為偽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蓋與之為一體也。則其有賢無不如己者。又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宜不憚改矣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詭譎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

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忠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



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故  
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  
以哉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  
也溫也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良者善也生而  
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為能  
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  
聲音笑貌可為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粹然可見  
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  
求之與天溫良恭儉遜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  
事仲尼不為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為而  
不知常德之為賢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  
矣為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空無足與也  
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  
飽居而安成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  
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為也夫敏事則有功慎



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  
及矣斯其所以為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非忠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  
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  
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  
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乎土而居  
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  
以天下為心者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諂章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  
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  
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夫貧樂非有道學  
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  
礪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礪者資利器而  
為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  
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為  
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  
繼其忠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  
礪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忠也其



知來矣其間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凡海含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狗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為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而何好之足云乎人君唯能以狗物為戒以古聖人為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雖而民忠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患人之不知章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肯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皋陶為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懼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五

(十七代孫之奇督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辨一

上問唐神宗日錄辨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  
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  
不能為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  
為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為  
稱也然周用騂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  
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為皆人臣之所當為也為人臣之所當為  
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為而為之是過也豈  
足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為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  
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

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騂周公白牡  
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歆而問  
無齒決為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  
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別白牡商禮也夏  
尚黑周騂則魯兼用也以是為有別矣踈矣

上問張端河北監議對曰亦恐未可為上言韓  
琦友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  
財利為先上曰但理財節用友足以及富如此事  
不為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權鹽今北雖推  
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



禮義成庶耻之俗為急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  
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  
若宣著為利之實而禮義庶耻之俗壞則天下  
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為而治  
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  
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  
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  
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為善之名而陰  
收為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為也故青

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為名市易欲盡籠商賈  
利而以均濟貧苦為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季飢用  
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  
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  
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  
當脩天下開闔歛散之法因為言泉府一官先  
王所以摧制隸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  
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  
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



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出幾何以為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為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賤則賣之賤則買之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異通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為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

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賤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歛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塵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閉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待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蓋友可知矣而謂以是通變天下之用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為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知仁勇或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

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衰亂之中其初為流俗小人不悅艱難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揀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紜小有才而不優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友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為異論則舉朝為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為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

余曰顥所言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未

達王道之權男女受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

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

今欲為凶年計當以凶歲為之而國用有所不

暇故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

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

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

而食亦取貲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害

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

時三季耕必有一季之積故凶季饑歲民免於死以

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

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為也。以

是為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



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為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為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處更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



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為冢宰。蓋其它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友不過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友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豈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為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有三公為司徒司馬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



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勅令所以誅賞  
廢置人主之大柄也夫以有司為之何止三司一司  
條例獨為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為  
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  
論也一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有司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  
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為周公所為商人  
與三監畔征之三季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  
以安之及事平乃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  
彰善瘴惡以教訓之初無畏眾之意此所以能

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斬大將  
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  
且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為者上如周公下  
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  
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族

周公東征三季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  
族庶士居之洛邑使蜜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之也  
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  
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為也  
夫興造事業不稽乎眾而欲以辨給勝之一有異已



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  
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絹帛多而不知  
變轉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太季三司  
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  
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  
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  
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  
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  
曰只為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

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為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  
少余曰假令錢少或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  
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為樂歲人無所苦唯  
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為稅然后人始  
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為錢輸官則人人  
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以錢少為患此乃  
上設法為患非錢少為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  
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  
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  
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



辨給則錢少亦不得以為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為多者算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它用見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它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為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為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異一稅而不以錢少為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

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為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它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遇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弔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及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羨并又公私富實故為此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為治余曰無羨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



棘并多民之絕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  
不專用此為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  
周公所以取息者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故也  
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為措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為  
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  
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  
之說以為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剥膚推  
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為慮而孫覺慮後世乃  
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  
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興積新義曰無問其歆否槩與之也故

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廣淵不  
惟不以廣淵為罪乃更以為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  
槩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為是說者特矯誣先王之  
法以為已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以國服為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  
使之出屋粟里布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  
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為  
之息則民不輕貸矣幸老所謂歆民勤生節用不妄稱  
貸未為過論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  
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艱其出  
息重非迫於其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戶之民



槩與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民無遠慮率多頽  
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  
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為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  
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  
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歆摧隸弁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  
自茲始而衰老之比作福者亦不為過論也余以謂青  
苗利害不在頽與不頽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  
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  
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  
則周公法今法安得不為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僉取實對又問越何

處人因甚人說它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

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為臣欲舉此人知建

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糈朱越

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辜又是大卿比舉申王

秉彛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

州者上曰聞友廉介可殺季老僉言其不老上

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友何須

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

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

不足信任優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



之大豈無忠信何任以罷除建州知州者上曰  
非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  
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  
人主防人臣為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  
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  
不能為朋黨蔽欺人臣為奸尤惡人主博見人  
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為人主即位當濱防

次對官上說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至  
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

果

林耶見之何害果不林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  
欺而何觀其言之彊悖雖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  
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  
身体於君臣之間狠悖如此其所養益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  
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事  
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為無名則不可用  
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

蔽



可以出兵不患無名非隸弱攻昧則取亂侮亡  
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  
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  
加焉而後隸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為  
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  
說耳王佐不為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為功名一切儉  
情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  
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

俗陷為儉情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  
天下非所以訓示眾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  
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  
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  
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  
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  
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為天下用豈為功名  
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為臣義當如此也故三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



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或孰敢不為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或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為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狹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謂其失不在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為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敕如此則是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束升降茲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般將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竝科違制不在太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為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偽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紜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為僥倖則亦非所以為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



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  
輒再三敕質問臣恐此軀傷於叢脞則股肱倚  
辨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為後法利害之要平時堯役不到下戶  
今升下戶為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戶免  
役為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  
為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  
誦木詢芻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  
能審知其情偽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  
愬而后可以為政則設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  
襄姦邪附下网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今又云  
歐陽永叔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  
以韓琦為社稷臣則脩為忠良否則脩不免為  
附麗邪人故如脩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  
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  
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鯨以方命殛  
共工以象恭流富弼棘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為  
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為姦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  
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為力耕之農  
出則為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  
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  
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久矣富者  
饜膏梁被文綉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  
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  
民往往應募而為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濕

新

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隸制  
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它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  
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受番月  
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為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  
係則散而為盜賊皆理之必至也此戶之民既已輸  
賦租以充軍食矣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民乎若  
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  
也予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却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綵帛  
文字却奏請為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



以內東門要綵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  
妨關中傷嘉問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  
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  
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氈尚御批減省以此知  
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  
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作甚漢文  
帝曰朕為天子守財耳余曰人生若能以堯舜  
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  
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弄作漆器羣臣咸諫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  
人知其不可為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為天下儒宗而  
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諛臣得以藉口為天下  
禍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結吳延征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  
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  
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即自己深入險阻費運  
饋不可不計下梢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  
高宗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則算我敢  
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  
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夏自是中國地



久為夷狄所陷今來經略友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爭城  
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為證不  
亦異矣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  
易司但以細民為官科買所困下為棘并取息  
所困故自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  
法供納官果子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優得  
見錢無留滯云云陛下為其煩細以為有傷國  
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夫沽設官

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以為非習見也  
也臣以為酒稅如此不為非義何則自三代之  
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  
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不言幾錢  
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為恥者  
細大茲舉乃為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  
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  
察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  
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之稅也先  
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  
周予其殺雖紂為人君數其罪夫不過沈酒于酒耳  
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嘗而日較其增虧也摧酷之  
法曰桑弘羊為之當時以謂烹弘羊乃雨則人情可  
知矣以為因襲之文國計賴之未能遽已可也以為  
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  
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  
屏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  
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  
是為政體不友謬乎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  
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  
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  
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  
頗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為叢  
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  
能為天之所為為天之所為者樂天也樂天者  
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為則當畏天畏天



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為諸侯之孝而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邪寒暑雨人以為怨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邪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為慮此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孟子謂是猶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為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為不知天之所為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寤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濬之勢也保丁賣襖以置考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怨可知矣而道其君以為不必恤不友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紛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曰侵阮祖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若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為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曰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紬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納絹折納見錢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紬絹一軀聚斂之患因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為患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為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為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如王廣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稅足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否今民間賒貸夾湏以枷



捧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  
后何由可歛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  
棒催之夫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  
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受其  
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  
棒催貸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  
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歛散自謂先王  
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枷棒追索之  
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況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  
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  
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  
為恥若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為人主守  
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大宰以九賦歛財用以九式疏節財用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  
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  
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  
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



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為有臣。孔子以為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漢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為有臣之類。蓋未嘗深考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即勾下番兵馬。余以為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飢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曩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飢饉疾疫死亡者為比。又以一踏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多寡。



此尤為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宜未  
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踞言之安得不以為多乎昔者  
太王之避狄也以為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為宜戒而十萬無辜之民  
肝腦塗地為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澹言朝  
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脩  
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  
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為之更張  
而更害人則不可為又有事誠可為而時勢  
宜未可以為者夫未可以為如討夷狄招邊境  
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禮記以為事前定  
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為人議論  
所移

用王韶日以開邊招生羗團結蕃戶為功乃曰討夷  
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為者此言果何為  
也方子華之西也荆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及此因  
一敗衄輒出此言以自益然則咎將焉歸乎是欲以  
人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必勝而後已興  
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為而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  
不為多仁義之實或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  
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為我不知仁也墨氏隸愛不知義也至於無父  
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信矣  
乎

上曰朝廷或無阿蔽但外方或未免有用意不  
均事如何上勘河事官員乃獨遺却程昉云云  
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  
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

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畧故也陛下以  
今日所為不知終能調一天下隸制夷狄否臣  
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  
又以為不然臣蒙陛下知獎拔擢在羣臣之右  
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為陛下自竭臣實未  
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  
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為元帝為桓靈論一程昉  
用意不均事則以為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  
天下隸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



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為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  
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  
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為此言以自益耳恐非當時  
之言也

通山先生集卷第六

山先生集卷第七

辨二

王氏字說辨

空無土以為穴則空無相無丁以穴之則  
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說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  
相無相即無作則空之名不為作相而立也工穴之  
為空是減色明空佛氏以為斷空非真空也大空之  
空豈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說其義於儒佛  
兩失之矣



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為異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非即空也大同者離人

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味者大同於物夫五味

非一也相得而後味有離焉則非味也萬物固非一

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稱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為  
大同  
辨二同 彼友一是非也此友一是非也物之所  
以不同門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友一是非彼友一是非非門其一口所能同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為

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為是非而有

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也為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  
已蓋五行皆主土而後成故土王於四季無終於正  
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友非水土始終之所  
也五金皆為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



而已然謂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黃金為金銅亦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釋仁端見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為信本釋為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為中也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心無中外以忠為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為

賈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為賈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之有内外耳非心有内外也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

王無共大之理

鴻 夫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贄此者以知宏就為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與



事造業矣鴻以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也

鴻鴈一物也有小大之異鴻大無與事造業之理若  
大夫者不能充此周官大宰卿一人卿即上大夫也

故正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  
夫卿是也大宰所謂一相也不能充此其孰能充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故也  
公雖尊位及事人及事事

松栢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  
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

此 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栢圭者以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  
道不知孰為事上之道耶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執

躬圭公執栢圭無取諸松栢之義皆私意之鑿也  
龍 龍者或可籠焉

龍非 可籠之物也  
大龍者或可籠焉

冬 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為人反  
而之天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

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

也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和歛仁氣以為義散義氣以為味

犧牲 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

所以物始

歛仁義以為味又曰殘而殺之味所以制物散義氣

以為義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

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

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

用豆以一釵為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

又為於戲傾戲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用戈為虛事則先王所

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置罷 上取數備有以口下則直者可置使

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



惟我所為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安作惟我所為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祖宗之法惟我所為而已用此說也其為害豈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

終之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

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忽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友道也聖人憲天之

聽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精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

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味莖蕪為味一艸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

事 聰



一非五故謂之壹眾而出乎一夫反乎一故  
不患其謂之藉與何謂也汝不惑其矣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皆謬悠  
之辭也

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  
戾靜以之動中而小者所之正也

算見乎隱算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  
戾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為孰能

與  
其於此

懿微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

糾之者微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  
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  
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

其率之為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

每况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  
陰陽夫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器成焉

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

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

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系五采皆以白為質非特火革金為紅也赤與

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不知為此者何

義也

豐 豐者用豆之時

祭 不用穀之仇豐季不奢凶季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

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崇無陰陽之義

通山先生集卷第七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逸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炆作春炆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炆所以作也故曰春炆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炆所以始隱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



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夫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夫若此歟？故春祫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弑也。此說是已。蓋寢苦枕塊，終身不仕，而恥讎之不復者，人子之忠也。况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夫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忠，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忠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假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忠，則其貽禍也不亦立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假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祫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鄆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忠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為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參譏之也

燻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惠公仲子喪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為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季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論得向不居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季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  
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  
賓餞出納欽弔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  
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春祫日食必書之  
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  
日茲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  
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  
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  
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為臣不敢  
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束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  
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  
後世國亂君昏而為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  
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祫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  
正臣子之分

秋武氏子來求購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弒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季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凶無婦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忠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忠之剛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妹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



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玆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鄰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大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所以教滕文公者或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算之與也雖有僭竊



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非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友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亾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室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亾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友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友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矣

效重



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八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  
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為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友樂此乎而孟子對  
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  
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也已蓋大匠不為拙工  
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為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  
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  
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  
蓋樂者天地之味也而樂以和為主人味則氣味氣  
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舉疾  
首感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爾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憂民之憂民友憂其憂樂民之樂民友樂其樂出乎

### 徵招角招

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  
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止

天下猶以為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公  
為東西君之位彌大也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  
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為之  
說失其旨矣

###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  
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  
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  
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友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太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友在疆，為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過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尋常所能也而曾西詔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聞管仲則艷然不說曰爾何曾比予如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為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為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歟者弗為也仲尼之門蓋稱管晏夫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穀藜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



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

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驟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友能動志故也

不暴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二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体

也氣無形聲耳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  
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  
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  
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為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  
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  
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時  
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  
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  
者徹也蓋藉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  
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十一使自賦  
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  
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言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皐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



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吝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闕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見然陽貨矚孔子之凶而饋蒸豚孔子大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誑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



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如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迭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



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烓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夫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隱或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至於肢無胠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友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為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闕而不知救是亦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六  
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  
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  
易地則皆然是矣陽墨而已矣  
柳下惠即卷人不慕其富曰也不以其樂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  
則雖味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  
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  
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其揆一也

###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  
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  
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  
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也

###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躰之者也五霸則  
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  
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  
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  
知遠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  
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哀懼而捭闔之微名射利  
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  
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  
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  
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  
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  
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



示以必死蓋亦摩厲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  
身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  
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  
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  
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疆  
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  
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璧秦庭當車轍  
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  
璧終不可得則欲微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

不失義不傷身乎不三數季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  
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  
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  
月不返則左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  
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  
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  
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  
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  
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



戰國士有是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而無到項羽也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  
擒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  
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  
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  
者之嗜食不必秦稻梁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  
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竝爭視秦車之覆曾  
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  
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

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  
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  
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  
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平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祕計  
轉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  
韓為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徃徃以才見忌疑豐一  
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  
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或屢矣是三人者惟子



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夫權利如脫屣雖寄身  
朝市而儻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  
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  
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  
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室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  
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  
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  
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  
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  
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  
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或屢矣蓋  
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  
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  
免是惜夫

###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  
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毅果於擊  
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還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



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  
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  
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  
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  
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  
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  
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隸國之  
誠心忘一己之私念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  
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  
有以也

###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  
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  
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  
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  
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  
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  
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



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勅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為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厲黨釋沒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為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之濶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恠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



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自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友有未逮歟。

###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今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出，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凶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友蓋之相遇，幾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搯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漶也。故疑隙一開，則羶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友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



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算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者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克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皇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克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

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太之猶發蒙耳一舉強相何足以重趙氏誰為高皇計者蓋友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今使賢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閔睢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



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為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為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為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為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為正，而人取

則焉，故得人統也。王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為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鄺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算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鄺寄固與之交，叢而商友，算之禁



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之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呂氏得忠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予讀高后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忠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呂后之時而卒能成功大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婦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主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  
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  
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  
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  
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  
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  
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遯晚進之人欲

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恻然耶此讒蒙之所由  
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  
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克與有為  
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二表  
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  
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攻不自重矣在我  
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寸見忌不容于朝出  
為王傳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



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  
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  
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  
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  
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  
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  
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  
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林間出擇可用者  
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友深中其  
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  
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  
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  
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誅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昌



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  
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皆在軍不  
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  
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  
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  
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  
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  
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  
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  
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  
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  
真亡賴而鬲圈鬻夫雖口對響應亡竅然上所問乃  
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微之即至則反形未  
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  
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  
眾詩人以刺莊公而春殊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



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  
庫可也。蓋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  
不友，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  
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忠一  
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  
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蓋  
仁心為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

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  
而已。未嘗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  
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  
用，必質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  
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說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  
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  
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  
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  
而錯大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  
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



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孟子曰：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益無足惟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廢家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

田蚡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鮑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竝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



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汗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凶其身非自取與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友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愛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愛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

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愛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夫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灰空乎予讀愛生傳見其憐憐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端



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

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友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友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竇武

相靈之間昏弱相仍太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



因迅風之勢。以揚穉糝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蜜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良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良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死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荀彧立於漢末。其時曹操已據中原。而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迨其行事。可謂勇智。棘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晚節益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



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濞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算有能定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

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季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弱於習見。况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狃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狃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終  
帝謂古有社稷臣黷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夫如熙周世宗家人傳對曰此子能誅其能訟厥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  
為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  
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  
誣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  
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叟殺人皋陶  
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  
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法人子友不可一日而不仁其父民則不患乎無  
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  
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  
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  
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  
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宜奈何亦  
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  
謂賈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  
為不可哉





燕不百卷

龍寶美此野車之能遠也一真器也所而不無其可

一美却首八懸研貴器一思遠天子天下

非百輝之籍未也心機之律望之春燕與宜必於

同者輝之計不難四垂不問其也其宗宗以天下

同不難輝之而於心問其也宗宗不問也亦以早

軒已之也思其難初以而全其也也了宗宗歸入亦

為也效事與其也之也其也之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